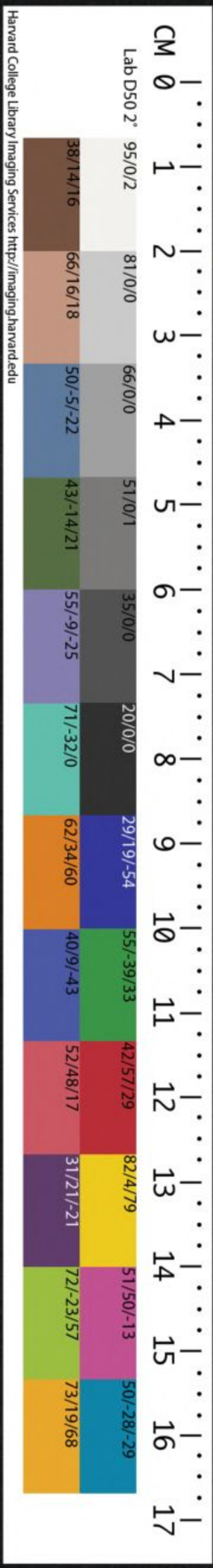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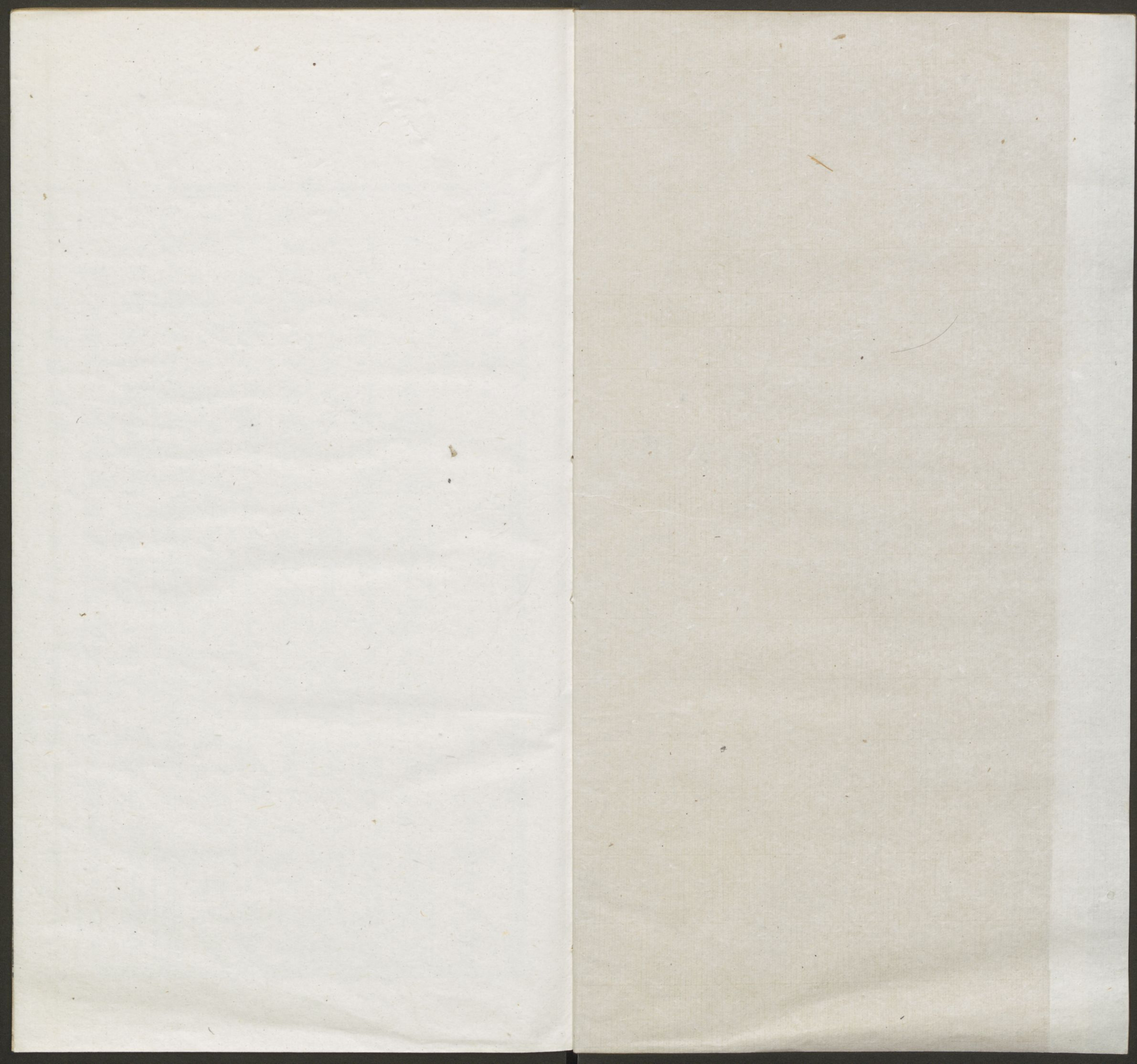


CHINESE - JAPANESE LIBRARY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
AT HARVARD UNIVERSITY
JAN 20 1940

178

T 4664/4244A



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七

謹名器

周襄王三年。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。襄王欲誅叔帶。叔帶奔齊。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。使隰朋平戎于晉。王以上卿禮管仲。管仲辭曰。臣賤有司也。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。若節春秋來承王命。何以禮焉。陪臣敢辭。王曰。舅氏。余嘉乃勲。毋違朕命。管仲卒。受下卿之禮而還。東漢順帝漢安中。梁冀子第五人。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。大司農杜喬上書諫曰。陛下越從藩臣。龍飛即位。天人屬心。萬邦攸賴。不急忠賢之禮。而先左右之封。傷善害德。興長佞諛。臣聞古之明君。褒罰必以功過。末世闇主。誅賞各緣其私。今梁氏一門。宦者微尊。並帶無功之綬。裂勞臣之士。其為乖濫。胡可勝言。夫有功不賞。為善失其望。姦回不詰。為惡肆其凶。故陳寶斧而人靡畏。班爵位而物無勸。苟遂

哈佛大學
哈佛燕京
圖書館
珍藏印

斯道。豈伊傷政為亂而已。喪身亡國。可不慎哉。書奏不省。
桓帝延熹七年。南巡園陵。特詔太尉楊秉從。及行至南陽。左右並通
姦利。詔書多所除拜。秉上疏諫曰。臣聞先王建國順天。制官太微。積
星名為郎位。入奉宿衛。出牧百姓。臯陶誠虞。在於官人。頃者道路拜
除。恩加豎隸。膏以貨成。化由此敗。所以俗夫巷議。白駒遠逝。穆穆清
朝。遠近莫觀。宜割不忍之恩。以斷求欲之路。於是詔除乃止。
桓帝時。封賞踰制。內寵猥盛。光祿勳陳蕃。乃上疏諫曰。臣聞有事社
稷者。社稷是為。有事人君者。人君是為。今臣蒙恩聖朝。備位九列。見
非不諫。則容悅也。夫諸侯上象四七。垂耀在天。下應分土。藩屏上國。
高祖之約。非功臣不侯。而聞建錄河南尹鄧禹。萬世父尊。之微功。更爵
尚書。今黃雋先人之絕封。近置以非義。授邑左右。以無功。傳賞。授位
不料其任。裂土莫記其功。至乃一門之內。侯者數人。故。綱象失度。陰

陽謬序。稼用不成。民用不康。臣知封事已行。言之無及。誠欲陛下因
是而止。又比年收歛。十傷五六。萬人飢寒。不聊生活。而采女數千。食
肉衣綺。脂油粉黛。不可貲計。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。以女貧家也。今
後宮之女。豈不貧國乎。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。楚女悲而西宮災。且
聚而不御。必生憂悲之感。以致并隔水旱之困。夫獄以禁止姦違。官
以稱才理物。若法虧於平。官失其人。則王道有缺。而今天下之論。皆
謂獄由怨起。爵以賄成。夫不有臭穢。則蒼蠅不飛。陛下宜採求得失。
擇從忠善。凡一選舉。委尚書三公。使褒責誅賞。各有所歸。豈不幸甚。
帝頗納其言。為出宮女五百餘人。但賜雋爵關內侯。而萬世
南鄉侯。

靈帝時。尚書令陽球奏罷鴻都文學。曰。伏承有詔。勅中尚方為鴻都
文學。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。圖象立贊。以勸學者。臣聞傳曰。君舉必

書。書而不法。後嗣何觀。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。斗筭小人。依憑世戚。附託權豪。僥眉承睫。微進明時。或獻賦一篇。或鳥篆盈簡。而位升郎中。形圖丹青。亦有筆不點牘。辭不辯心。假手請字。妖偽百品。莫不被蒙殊恩。蟬蛻滓濁。是以有識掩口。天下嗟歎。臣聞圖象之設。以昭勸戒。欲令人君動鑒得失。未聞墜子小人。詐作文頌。而可妄竊天官。垂象圖素者也。今太學東觀。足以宣明聖化。願罷鴻都之選。以消天下之謗。書奏不省。

魏文帝召蔣濟為散騎常侍。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。卿腹心重將。特當任使。作威作福。殺人活人。尚以示濟。濟至。帝問以所聞見。對曰。未有他善。但見亡國之語耳。帝忽然問其故。濟具以答。因曰。作威作福。書之明戒。天子無戲言。惟陛下裁之。帝即追取前詔。

帝欲追封武宣卞太后父母。尚書陳羣奏曰。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。

創業革制。當永為後式。案典籍之文。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。在禮典婦因夫爵。秦違古法。漢氏因之。非先王之令典也。帝曰。此議是也。其勿施行。以作著詔下。藏之臺閣。永為後式。

晉懷帝永嘉末。丹陽太守輔國將軍王導上書曰。昔魏武達政之主也。荀文若功臣之最也。封不過亭侯。倉舒愛子之寵。贈不過別部司馬。以此格萬物。得不局跡乎。今者臨郡不問賢愚。豪賤皆加重號。輒有鼓蓋。動見相準。時有不得者。或為耻辱。天官混雜。朝望頽毀。導忝荷重任。不能崇浚山海。而開創亂源。饜竊名位。取紊彝典。謹送鼓蓋加崇之物。請從導始。庶令雅俗區別。羣望無惑。

成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。欲假其名號。內外皆奉詔。侍中顧和獨上疏。以為周保祐聖躬。不遺其勳。第舍供給。擬於戚屬。恩澤所加。已為過隆。若假名號。記籍未見。明比。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。

君。此末代之私恩。非先代之令典。且君舉必書。將軌物垂則。書而不法。後嗣何觀。帝從之。

宋孝武帝時。江夏王義恭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。奏曰。臣聞。伯懸有數等級異儀。珮芻有制。卑高殊序。斯蓋上哲之洪。養範世之明訓。而時至彌留。物無不弊。僭侈由俗。軌度非古。晉代東徙。舊法淪落。侯牧典章。稍與事廣。名實一差。難以卒變。章服崇濫。多歷年所。今權機更造。皇風載新。耗弊未充。百用思約。宜備品式之律。以定損厭之條。臣等地居枝昵。位參台輔。遵正之首。請以爵先。致貶之端。宜從戚始。輒因暇日。共參愚懷。應加省易。謹陳九事。雖懼匪忠。庶竭微款。伏願陛下聽覽之餘。薄垂昭納。則上下相安。表裏和穆矣。詔付外詳。有司奏曰。車服以庸。虞書茂典。名器慎假。春秋明誡。是以尚方所制。漢有嚴律。諸侯竊服。雖親必罪。降于頃世。下僭滋極。器服裝飾。樂舞音容。

通于王公。達于衆庶。上下無辨。民志靡一。義恭所陳。是九禮度。九條之格。猶有未盡。謹共附益。凡二十四條。詔可。

後魏孝文帝初即位。將遷顯祖神主于太廟。有司奏。舊事廟中執事之官。例皆賜爵。今宜依舊。詔百寮評議。羣臣咸以為宜依舊事。秘書令程駿獨以為不可。表曰。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。山河為區夏之重。是以漢祖有約。非功不侯。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。展心力於戰謀之日。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。未見預事於宗廟。而獲賞於疆土。徒見晉鄭之后。以夾輔為至勲。吳鄧之儔。以征伐為重績。周漢既無文於遠代。魏晉亦靡記於往年。自皇道開符。乾業創統。務高三五之規。思隆百王之軌。罰頗減古。賞實增昔。時因神主改祔。清廟致肅。而授群司以九品之命。顯執事以五等之名。雖復帝王制作。弗相沿襲。然當時恩澤。豈足為長世之軌乎。乖衆之愆。伏待罪譴。書奏從之。

宣武帝時天大旱。司徒高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。清河王懌言於帝曰。昔季氏旅於泰山。孔子疾之。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。不可瀆也。減膳錄囚。乃陛下之事。今司徒行之。豈人臣之義乎。明君失之於上。姦臣竊之於下。禍亂之基。於此在矣。帝遂詔尚書與羣司鞠理獄訟。

明帝時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。議贈相國太上秦公。諫議大夫張普惠力陳其不可。會聞胡家穿墳下墳有磐石。乃密表曰。臣聞優名實位。王者之所光錫。尊君愛親。臣子所以慎終。必使勲績相伴。號秩相可。然後能顯揚當時。傳徽萬代者矣。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。懷道含靈。實誕聖后。載育至尊。母儀四海。近樞克唯允之寄。居槐體論道之明。故以功餘九錫。褒假鑿鑿。深聖上之加隆。極慈后之至愛。憲章天下。不亦可乎。而太上之號。竊謂未衷。何者。易稱天尊地卑。乾坤定矣。

故曰大哉乾元。又曰至哉坤元。明乾坤不可並大。禮記曰。夫無二曰上。無二王。嘗禘郊社尊無二上。明君臣不可並上。伏見詔書以司徒為太上秦公。夫人為太上秦君。夫人蒙號於前。司徒繫之於後。尊光之美盛矣。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。故仰尊為太上皇。此因上上而生名也。皇太后稱令以繫勅下。蓋取三從之道。遠同文母。列於十亂。則司徒之為太上。恐乖繫勅之意。春秋傳曰。葬稱公子。辭明不可復加上也。書曰。茲予大享于先王。爾祖其從與享之。司徒位尊屬重。必當配享先朝。若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上皇。恐非司徒翼翼之心。漢祖創有天下。尊父曰太上皇。母曰昭靈后。乃帝者之事。晉有小子侯。尚曰僭之於天子。司徒三公也。其可同號於帝乎。孔子曰。必也正名乎。名不正則言不順。言不順則事不成。事不成則禮樂不興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。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易曰。有大者不可以

盈故受之以謙。謙尊而光。卑而不可踰。天道虧盈而益謙。地道變盈而流謙。鬼神害盈而福謙。人道惡盈而好謙。又曰。困於上者必反。反下故受之以井。比。尅。卜定兆。而以淺改卜。羣心悲惋。亦或天地神靈。所以垂至戒。啓聖情。伏願回日月之明。察微臣之請。侍司徒。通同之。號從卑下。不踰之稱。畏困上之鑒。邀謙光之福。則天下幸甚。

唐高祖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。禮部尚書李綱諫曰。臣按周禮。均。工。樂。胥。不得廁於士伍。雖復妙如師襄。才如子野。皆選世不易業。故魏武使禰衡擊鼓。衡先解朝衣曰。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衣。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。以安馬駒開府。有國家者。苟為鑿戒。今新造天下。開太平之基。功臣賞未及徧。高才猶伏草茅。而先令舞胡為王。曳組。位五品。趨丹地。殆非創業垂統。貽子孫之道也。帝不納。

太宗貞觀中。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。臣聞教化之道。在於求賢。審官。孔

子曰。惟名與器。不可以假人。是言慎舉之為重也。臣伏見王長通。白明達。本樂工。與卑雜類。韋槃提。斛斯正。無它才。獨解調馬。雖術踰等。夷可厚賜金帛。以富其家。今超被高爵。與外廷朝會。弱堅倡子。鳴王。曳履。臣竊恥之。若朝命不可追改。尚宜不使在列。與士大夫為伍也。帝善其言。

中宗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。葉靖能為國子祭酒。侍中桓彥範。執不可。帝曰。要已用之。不可止。彥範曰。陛下始復位。制詔軍國。皆用貞觀故事。貞觀時。以魏徵。虞世南。顏師古為監。以孔穎達為祭酒。如普思等。方伎。猥下安足。繼蹤前列。臣恐物議。謂陛下官不擇才。以天秩加私愛也。

睿宗景雲中。柳澤為右率府鎧曹參軍。以中宗時。長寧宮。城。安。定。諸公。善。及。后。女。弟。昭。容。上。官。與。其。母。鄭。高。宮。紫。隴。二。夫人。及。嬪。數。

十族皆能降墨教授官。號斜封。及姚元崇宋璟。而後白晁昇。封官數千員。元崇等罷去。太平公主盡奏復之。澤詣關。上疏曰。臣聞。事不素不可以獨疾。詞不切。不可以補過。故習甘旨者。止於補養之方。通設侯者。非治安之宜。臣竊見神龍以來。綱紀大壞。內亡。臣等。命。外。變。刑。權。因貴。憑。勢。貴。官。鬻。爵。妃。主。之。門。同。商。賈。然。舉。選。之。理。有。若。關。關。送。屠。販。者。由。邪。忝。官。廢。黜。者。因。姦。冒。進。天下。溷。亂。幾。危。社。稷。臣。等。伏。願。陛下。聰。明。神。武。拯。溺。舉。墜。耳目。所。親。豈。可。忘。鑒。誠。哉。且。斜。封。官。之。有。皆。僕。妾。私。謁。遂。謬。先。帝。豈。盡。先。帝。意。邪。陛下。即位。之。初。用。元。崇。等。討。悉。以。停。廢。今。又。收。用。之。若。斜。封。之。人。不可。棄。邪。常。月。將。燕。飲。融。不。應。衰。禮。季。多。祚。鄭。克。義。不。容。盪。雪。也。陛下。何。不。能。忍。於。此。而。能。忍。於。小。彼。使。善。惡。混。弄。反。覆。相。攻。道。人。以。非。勸。人。以。僻。今天。下。咸。稱。太平。公。王。與。胡。僧。慧。範。以。此。誤。陛下。故。語。曰。姚。宋。為。相。邪。不。如。正。太平。用。事。正。不。如。邪。臣。恐。流。近。

致速積小為大。累微成高。勿謂何傷。其禍將長。勿謂何害。其禍將大。又言高醫奉御彭君慶。以巫覡小伎。超授三品。柰何輕用名器。加非其人。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。賞之。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。罰之。惟陛下裁察焉。

玄宗時。李林甫無學術。見中書令張九齡文雅。為帝知。內忌之。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。帝欲以為侍中。九齡曰。宰相代天治物。有其人。然後授。不可以功賞。國家之敗。由官邪也。帝曰。假其名若何。對曰。名器不可假也。有如平東北二虜。陛下何以加之。遂止。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。九齡執曰。不可。尚書古納言。唐家多用舊相。不然。歷內外貴任。妙選有德望者為之。仙客河湟一使。典耳。使班常伯。天下其謂何。又欲賜實封。九齡曰。漢法非有功不封。唐遵漢法。太宗之制也。邊將積穀帛繕器械。適所職耳。陛下必賞之。金帛。

可也。獨不宜裂地以封。帝怒曰。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。卿固素有門
閥哉。九齡頓首曰。臣荒陬孤生。陛下過聽。以文學用臣。仙客擢胥史。
目不知書。韓信淮陰一壯夫。羞絳灌等列。陛下必用仙客。臣實恥之。
帝不悅。翌日林甫進曰。仙客宰相材也。乃不堪尚書邪。九齡文吏。拘
古義。失大體。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。

德宗興元中。駕幸梁州。詔翰林學士陸贄曰。朕自發洋州。已來累路。
百姓進獻菓子。雖甚微細。且有此心。今擬各與散試官。卿宜商量可
否。贄上狀曰。伏以爵位者。天下之公器。而國之大柄也。惟功勳才德。
所宜處之。非此二途。不在賞典。恒宜慎惜。理不可輕。輕用之。則是壞
其公器。而失其大柄也。器壞則人將不重。柄失則國無所持。起端雖
微。流弊必大。緣路所獻瓜果。蓋是野人微情。有之不足。光聖猷。無
之不足。虧至化。量以錢帛為賜。足彰行幸之恩。饋獻酬官。恐非令典。

帝復令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贄。仍奉宣旨曰。朕所
到處。欲得人心喜悅。試官虛名。無損於事。宰臣已商量進擬。與亦無
妨。贄又奏曰。臣愚以謂信賞必罰。霸王之資。輕爵褻刑。衰亂之漸。信
賞在功。無不報。必罰在罪。無不懲。非功而獲爵。則爵輕。非罪而肆刑。
則刑褻。爵賞刑罰。國之大綱。一綱或紊。萬目皆弛。雖有善理。末如之
何。天寶季年。嬖倖傾國。爵以情授。賞以寵加。天下蕩然。紀綱始紊。逆
羯乘釁。遂亂中原。遣戍歲增。策勳日廣。財賦不足以供賜。而職官之
賞興焉。職員不足以容功。而散試之號行焉。青朱雜沓於胥徒。金紫
普施於輿皂。薰蕕無辨。涇渭不分。二紀于茲。莫之能整。當今所病。方
在爵輕。設法貴之。猶恐不重。若又自棄。將何勸人。聖旨以為試官虛
名。無損於事。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。倘有是言。倘或謂之信然。臣竊
以為過矣。夫立國之道。惟義與權。誘人之方。惟名與利。名近虛。而於

教為重。利近實而於德為輕。凡所以裁是非。立法制者。則存乎其義。至於參虛實。揣輕重。並行而不傷。迭用而不悖。因眾之欲。度時之宜。消息盈虛。使人不倦者。則存乎其權。專實利而不濟之。以虛則耗。置而物力不給。專虛名而不副之。以實則誕謾。而人情不趨。故國家之制賞典。錫貨財。賦秩廩。所以彰實也。差品列異。服章所以飾虛也。居上者必明其義。達其變。相須以為表裏。使人日用而不知。則為國之權得矣。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。有職事官焉。有散官焉。有勲官焉。有爵號焉。雖以類而分。其流有四。然其掌務而授俸者。唯繫於職事之一官。以序才能。以位賢德。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。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。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。以馭崇貴。以甄功勞。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。虛實交相養。故人不瀆賞。輕重互相制。故國不廢權。今之員外試官。頗同勲散爵號。雖則授無費祿。受不

邑員。然而突銛鋒。排患難者。則以是賞之。竭筋力。展勤効者。又以是酬之。其為用也可謂重矣。金或捧瓜一器。挈果一盛。亦授試官。以酬所獻。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。必相謂曰。吾以忘軀命而獲官。此以進瓜果而獲官。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。瓜果草木也。視人如草木。誰復為用哉。且是外試官。無俸祿之資。無攝管之柄。無見敬之貴。無免役之優。唯假虛名。以籠浮俗。浮俗所以君存若亡。而未甚厭棄者。徒以上之所惜耳。今陛下若又輕用之。以為無損於事。人寤斯旨。復何賴焉。後之立。勿曷用為賞。陛下若欲賞之。以職事。則官員有限。而勲伐無窮。固不勝其用矣。陛下若欲賞之。以貨財。則人力已殫。而帑藏皆匱。固不充其費矣。既未有實利以敦勸。又不重虛名而濫施。人無藉焉。何以為國。且桓瓜樹果。多是野人。貧者所資。唯在衣食。假以冗號。亦奚用焉。必欲使之歡欣。不如厚賞錢帛。人不失利。

國不失權。各得所宜。兩全其實。何有不可。固傷大猷。願留睿思。更少詳度。

時又有旨與贊云。此在奉天將士。並賜名定難功臣。令宰臣等商量。扈從中官。辛苦至甚。亦合依例。並賜此名。朕以南衙朝士之中。有經奉天重圍。又以卿等。昨者奔赴行在。涉歷危險。亦極艱難。今不問中官朝官。但經重圍。又到山南者。並擬賜名定難功臣。卿宜商量。穩便。贊又上奏曰。陛下惠霑執御。仁洽庶寮。念隨難之憂危。恤從巡之勞苦。議增寵飾。將錫嘉名。事雖未行。意則已就。凡在貴近。固知銜恩。睿旨淹詳。復詢庸賤。惟精惟慎。允謂防微。顧省何如。屬當下問。臣若自貪榮號。傍懼怨憎。因循順成。不極所見。心且知負。如天鑒何。是以不揆言之淺深。不計身之利害。但輸任直。唯聖所裁。臣聞賞以懲庸。名以彰行。賞乖其庸。則忠實之效廢。名浮於行。則瀆冒之弊興。一足以撓

國權。一足以亂風俗。授受之際。豈容易哉。頃以駐蹕奉天。迫於急難。竟攘兇逆。實賴武人。遂旌定難之勲。特賜功臣之目。名頗符實。事亦會時。所震雖多。誰曰非允。至如宮闈近侍。班列具臣。雖奔走恪居。各循厥職。而驅除翦伐。諒匪所任。又屬皇輿再遷。天禍未悔。見危無補。曷謂功臣。致寇方深。孰云定難。縱使遭罹圍逼。跋履崎嶇。難則當之。定將安據。勞或有矣。功其謂何。大凡有生之倫。莫不各親其類。賤彼貴我。抑惟常情。黜異獎同。亦是常性。臣忝搢紳之列。又當受賜之科。竊自校量。猶知不可。而况於公議乎。况於介冑之士乎。人之多言。靡所不至。必謂陛下溺愛近習。故徇其苟得之情。况該羣司。以分其私昵之謗。怨不在大。釁皆自微。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。結勲臣憤恨之氣。所悅者寡。所愠者多。所與者虛名。所失者實事。所悅者臣下之誇志。所病者國家之大猷。利害皎然。不為難辨。且名者衆之所評也。是

曰公器亦為爭端。覈之至精。猶患相軋。或乖當安能勿踰。以漢高之制。服雄豪。太宗之削平區寓。天下既定。乃論功勳。有蕭曹之殊庸。有房杜之碩畫。戰守經畧。倬乎殊倫。猶謂豐沛故人。刀筆文吏。諸將不服。頗相訐揚。乃至攘袂指天。拔劍擊柱。偶語謀反。誼譁訟寃。矧今國步猶艱。王化未洽。方資武力。以殄寇讎。蓋非恩倖競進之時。文儒角逐之日。當功而將。尚恐未孚。獎又非功。固宜見諫。僕有節劾充著。理當褒崇。賞典甚多。何必在此。其餘別無績用。例徇驅馳。且侯賊平。甄錄非晚。

贊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時上奏曰。石希顏奉宣進止。萬榮安撫有功。聞亦忠義。甚得衆心。若更淹遲。却恐事不穩便。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。且令萬榮知留後。其節度制便從內出。萬榮須與改官。仰等即商量進來。若臣性習懦頑。望識空乏。辱當獎任。待罪

宰司事關安危。不敢容默。雖服戎角力。諒匪克堪。而經武伐謀。或有所見。夫制置之安危。由勢付授之濟否。由才。勢如器焉。唯在所置。置之險地。則獲致之夷。地則平。材如負焉。唯在所授。授踰其力。則踣。授當其力。則行。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。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。有巨力而加重負。猶懼蹙跌之不虞。擇安地而寘大器。尚慮傾覆之難備。焉有委非所任。置非所安。而望其不顛不危。固亦難矣。劉士寧窮兇極暴。衆所不容。李萬榮因人之心。閉城拒逐。為國除害。亦有可嘉。誠宜星夜上聞。請擇節將。今所陳奏。頗涉張皇。但露微求之情。殊無退讓之禮。據茲鄙操。殊異純良。又聞本是滑人。偏厚當州將士。與之相得。纔止三千。諸營之兵。已甚懷怨。據此頗僻。亦非將材。且邀君而力取其位。不忠。逐帥而謀代其權。不義。犯此二者而加之。非材得志。驕盈不悖。則敗。悖謂犯上。敗謂傾軍。俱為厲階。莫見其可。今雖遽加寵

命務歷貪求。曲示保持。冀消凶慝。然其所行不遜。所得無名。縱之則反側而益疑。善之則缺望而肆惡。夫善始而克終者。猶寡。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。又緣嘗自蓄謀。以危主將。及居人上。恒恐見畜。必於部校之間。多有疑阻之釁。上下猜貳。何能久安。縱未干紀亂常。亦必喪師蹙境。所以承前方鎮之任。選建才德。而不副所委者。則有矣。其不由才德而授。終能殿邦固節者。未之有也。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。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。處非所宜。不敗何待。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。有異軍機。引喻乖疎。不同事實。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。皆陛下之所經見者。以為殷鑒。惟陛下覽而察之。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。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。兵食兼足。職貢備備。左肅青齊。右弭滑魏。南控淮浙。北輔榮瀍。殷如長城。不震不懼。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。付授得可濟之材。其為利宜。斯

謂大矣。及神功入覲。遊屬不還。先皇帝亦眷悼之優崇。貪因循之便。易知神玉才不勝任。排衆議而竟授之。既而維御無方。經略失制。權歸豪將。勢散列城。禍機一興。內叛外破。委三軍於暴帥。陷五郡於匪人。轉輸所經塗路亟阻。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。付授於必躓之才。其為敗傷亦已甚矣。近者劉玄佐驅攘巨猾。底復大梁。即鎮如茲。幾將十載。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。畢力竭誠以揚丕烈。然尚號令由已。部屬畏威。緝脩戎旅。振耀聲勢。遠邇談矚。且為完軍。制持東方。猶有所倚。及玄佐殂沒。朝廷命吳濬代之。士寧兇頑。輒敢眦睚。素非得衆。且甚不材。緩之旬時。必自離沮。隨機制馭。指顧可平。陛下念深黎元。姑務容養。適使姦徒得計。庸堅作狂。但肆醜厲之詞。豈懷任置之惠。運路幾絕。生人重殘。殷然垣翰之軍。鞫為汙染之俗。追思致患之本。豈不失於苟且哉。今若又授萬榮。則與士寧何異。負立而取。誰曰

不然。邀取而除。孰為非據。苟邀則不順。苟允則不誠。君臣之間。勢必嫌阻。與其畱之於滋蔓。不若絕之於萌芽。忘久遠而樂因循。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。且為國之道。以義訓人。將教事君。先令順長。用能弭爭奪之禍。絕窺覷之心。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強。禮達而分定。故也。假使士寧為將。慢上虐人。萬榮懷奉國之誠。稟嫉惡之性。棄而違之。斯可矣。討而逐之。亦可矣。謀其帥而篡其位。則不可焉。何者。方鎮之臣。事多專制。欲加之罪。誰則無辭。若使傾奪之徒。便得代居其任。利之所在。人各有心。此源潛滋。禍必難救。非獨長亂之道。亦開謀逆之端。四方諸侯。誰不解體。得一夫而喪群帥。其何利之有焉。矧茲一夫。猶未可保。焚亂風教。以生人心。昨者所逐士寧。蓋起於倉卒。諸郡守將。固非連謀。一城師人。亦未協志。况又待之不一。撫之不均。黨助萬榮。其能有幾。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。迴違於逆順之

名。安肯捐軀與之同惡。今所以未即變者。皆為萬榮所誘。許其賞給資財。且相服從。以候制旨。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。選一和惠寬敏。素為軍旅所愛信者。命為節度。仍降優詔。慰勞彼軍。獎萬榮以撫定之功。別加寵任。褒將士以輯睦之義。厚賜資裝。眾知保安。人且懷惠。倉此助亂。更將何求。揆其人情。理必寧息。萬榮縱欲跋扈。勢何能為。三軍既自離心。列城又不為援。緣其迫逐主將。諸道必復憎嫌。邇無所親。遠無所與。不勞天討。必自殲夷。陛下何所為虞。而致受其邀致。臣雖屢怯。竊有未安。昨因希顏宣旨却理。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。展轉申吐。慮多闕遺。臣更通夕詳思。恐亦無易於此。不勝拳拳愚懇。謹復密啓以聞。如蒙聖恩察納。臣即與趙憬等商量。應須處置事宜。其作條件聞奏。儻後事有愆。素臣請受敗撓之罪。

德宗初置六統軍。視六尚書。以處罷鎮者。相承用。麻紙寫制。時實文

場為護軍中尉諷宰相比統軍降麻。翰林學士鄭綱奏曰：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。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。遂為著令也。上乃謂文場曰：武德貞觀時中，人不過員外將軍。衣緋者無幾。輔國以來，始隳制度。朕今用爾，不謂無私。若復降麻，天下必謂爾賜我為之矣。文場叩頭謝。上謂綱曰：宰相不能違拒中人，朕得如言，乃寤耳。

憲宗時，翰林學士李絳上奏曰：臣謹案守謙密言，聖恩商量以昭義兵馬使烏重衡部署軍中，事不獲已，須與節度使。有臣竊以此處置實非所宜。比者以從史受命，不由朝廷，遂至牛彼邪心，致茲惡跡。今重衡驅逐從史，忽領旌旄，兩河聞知，必生怨望。謂陛下密以官爵誘其將校，逐其主帥，人情雖愜，國體已傷。若以重衡至兵場，須便與。即是威福不在朝廷。於事體之間，與從史何異。議者若云重衡見主權必不受制，臣觀事勢，寔恐不然。何者，伏緣從史懷惡蓄奸，圖上違命。

所以重衡得仗義獻款，以順為名，其眾遂伏。今重衡若不顧憲章之力取位，即其同列寧息偏辭，儻失眾心，前事豈遠。以此事理必無異圖。縱軍中有狀請與重衡，此時之事必非忠心。其一流輩既多當不願重衡獨得，別與一鎮，少愜眾心。伏望聖恩先令密諭重衡，授以河陽節度使。除元陽澤潞節度使，則人情大伏。國體得全。且重衡忽自軍將校，授以河陽，校於行間，息生望外。豈於此際更有遲延，棄義虧忠。遣福取禍，雖至愚下亦必不然。元陽功效素高，公望又積，澤潞接近，久亦承風。今若除授，便徑入潞府，慰勞將士家口，卹其貧乏，各使安存。三軍聞知，自然感悅。重衡既得方鎮，元陽又愜人心，如此處置，必無差誤。機事可惜，實所痛心。威柄一失，豈可復得。伏望聖恩不以臣愚昧，特賜省覽，斷自宸慮，成此聖功。輒敢獻陳。

憲宗時，河東王鐔將加平章事。方拾遺白居易以為宰相，天下具瞻。

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。按鑿誅求百計。不卹彫瘵。所得財。既為羨餘。以獻。今若假以名器。四方聞之。皆謂陛下得所獻。與宰相。諸節度私計曰。誰不如鑿。爭哀割生人以求所欲。與之則綱紀大壞。不與則有厚薄。事一失。不可復遠。

宣宗時。中書門下奏諫官關員請補。上曰。諫官要在舉職。不必人多。如張道牛叢。趙璘輩數人。使朕日聞所未聞。足矣。父之出叢為刺史。入謝。上賜之紫。叢曰。臣所服緋。刺史所惜也。上遽曰。且賜緋。上重惜服章。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。從行以備賞賜。或半歲不用其一。故當時以緋紫為榮。上重翰林學士。然遷官必按歲月。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。

宣宗嘗敕補醫工劉集為場官。鹽鐵轉運使柳仲郢上言曰。醫工術精。宜補醫官。若委任銅鹽。何以課其殿最。且場官賤品。非特敕所宜親。上遽賜絹遣之。他日見仲郢勞之曰。卿論劉集事甚佳。上嘗有疾。醫工染新治之良。已自陳求官。但敕月給錢三十緡而已。

時蔣仲從容言於上曰。近日官頗易得。人思微俸。上驚曰。如此則亂矣。仲對曰。亂則未亂。但僥倖者多。亂亦非難。上稱歎。再三日。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。仲不論。尋拜仲為同平章事。

懿宗時。優人李可及能新聲。自度曲。辭調悽折。同昌公主喪畢。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。可及為帝造曲。曰歎百年。教舞者數百。皆珠翠。襍飾刻畫魚龍地衣。度用繒五千。倚曲作辭。哀思裴回。聞者皆涕下。帝以為天下之至悲。可及憑恩橫甚。帝欲擢為威衛將軍。中書侍郎曹確諫曰。太宗著令。文武官六百四十三。謂房玄齡曰。朕設此待天下賢士。工商雜流。假使技出等夷。止當厚給以財。不可假以官與賢者並肩立。同坐席也。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。右拾遺竇洵直

固爭卒授光州長史。今以可及位將軍。其如太宗之。今何臣以為不可。帝不聽。

宋真宗即位初。右司諫孫何上言曰。伏見國家撫有多方。並建衆職。外則郡將通守。朝士代行。閔征權酷。使者兼掌。下至幕府。職掾之微。或自朝廷。選補而授。用人既廣。推擇難精。貢部上名。動踰千計。門資入仕。亦及百人。稍著職勞。即升京秩。將命而出。冗長尤多。每躬祀園立。誕敷霈澤。無賢不肖。並許叙遷。至使評事寺丞。繞數載而通閩籍。贊善洗馬。不十年而登臺郎。竊計今之班簿。臺省官寺。凡八百員。玉石混淆。名品猥濫。異夫虞書考績。周官計治之法也。有唐舊制。郊裡慶宥。但進階勲而已。今若十年之內。肆赦相仍。必恐京僚過於胥徒。朝臣多於州縣。豈惟連車平斗之刺。亦有敗材假器之失。况祿廩所賦。皆自地征。所來須從民力。何必空竭。

公歲附益斯人。已搜若股削既難。未遷者防闕宜峻。古人所謂損無用之費。罷不急之官。正在此也。伏願特降詔書。自今郊祀羣官一例不得遷陟。必若績用有聞。才名夙著。自可待之不次。豈俟歷階而升。至於省併吏員。上繫與奪。特左司諫耿望亦以為然。故咸平二年。親郊。止加階勲。命有司考其殿最。而黜陟之。然三年差。追受代率皆考課引對。多獲進改。罕有退黜。而官籍浸增矣。

真宗時。右正言夏竦進策曰。臣聞周官曰。以賢制爵。則民慎德。以庸制祿。則民興功。蓋爵以待賢。祿以待庸。賢不及爵。爵非其賢。則民慢。庸不及祿。祿非其庸。則民情。慢則廢德。惰則無功。故先王重車服。慎名器。崇德報功。以教天下。國家鑒三代典章。采漢唐故事。文質彬彬。不遠中道。在於授受。猶有所疑。何則。王者撥亂反正。自家刑國。賢哲並起。攀龍附鳳。及其功成治定。猶議賢而封。計庸而賞。豈有守文之

君應天承祖。恭嗣皇器。而藩邸臣僕。驟升清貴。若師傳之官。贊佐之吏。輔翼之功。宜被寵耀。而鞭綬之御。導從之隸。競乘輅車。爭受命服。庶官恐懼。號為隨龍。歲月之間。遷擢非次。以新開舊。頗為無謂。昔仲叔于公。請繁纓以朝。仲尼曰。惜也。不如多與之邑。唯器與名。不可以假人。其是之謂歟。伏願陛下。崇不諱之德。采狂瞽之議。改立明制。垂法萬世。使日月之光。流被子孫。

竦又進策曰。經國以體。馭賢以爵。國以體立。必也宏。選賢以爵貴。無或僭濫。體國不大。則制度叢脞。爵賢不正。則服位陵。仲尼曰。唯天為大。惟堯則之。大體之謂也。又曰。惟器與名。不可以假人。正爵之謂也。故善為國者。存其大體。則削其叢脞。用其正爵。而去其陵替。然則大中之道。行於典憲矣。國家誕膺駿命。奄有萬國。稽古垂法。彝倫攸叙。然承唐氏亂離之後。撥五代紛競之基。冗制因緣。以未全去。臣聞

身被命服。即為王臣。除官授職。必聞賜誥。豈有卑品之官。州縣之職。將拜絲綸之命。乃輸綾紙之錢。有識之徒。誰不埋鬱。况軍國之用。動以萬計。府藏之實。何俟於此。忍使惠之王澤。而責之泉布。又聞唐室衰弱。兵在節鎮。麾下從吏。官皆假版。皇家受命。政出天子。州郡職員。因循舊式。豈有笞撻之吏。與阜之役。階叙銀青。銜稱檢校。或兼烏府之官。或假青宮之秩。禮制之間。無乃僭矣。惠愛之道。在於此乎。誠當特降詔書。並削冗事。諸如此比。一切刊正。書之信史。垂耀百代。詩云。周雖舊邦。其命維新。

仁宗景祐三年。右司諫韓琦上奏曰。臣伏聞寒暑順則。歲功成。賞罰明則。君柄重。故王者興化立政。動法天道。必功而議賞。必罪而行罰。若春夏之生殖。秋冬之肅殺。物無不從也。苟異於是。猶當寒而燠。當燠而寒。物無不違也。善為國者。能執其中。以馭天下。則堯舜之盛。可

得齊焉。臣材朽職近。猥參諫諍之末。有所聞見。每願竭肝膈。上補醇
沿。少副陛下隆寬廣問之意。故莫敢容默于位。以負甄擢。惟陛下矜
而察之。臣伏見近者睦親宅告成。自提舉臣寮而下。有詔增秩。用勸
勞者。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摠其事。故有逢領團練之命。逮
夫同列。旋亦推恩。當時公言。共謂非是。蓋以其一官之故。而眾人蒙
賞。故也。或以謂省局之內。官次相妨。因而叙遷。未甚為言。臣是以不
敢遽有論列。今聞前省都知以降。又復優加使額。臣竊觀衆論。益以
懷疑。誠以勸沮之方。爵賞為大。若匪問其官簿。壽以年勞。則必顯著
功籍。時申寵拜。或不由是。皆涉無名。故書曰。官不及私昵。惟其能。爵
罔及惡德。唯其賢。昔衛人賞于奚。以邑辭。謂繁纓以朝。而許之。孔子
聞之曰。惜也。不如多與之邑。惟名與器。不可假人。東漢館陶公主為
子求郎。明帝不許。賜錢千萬。而曰。苟非其人。民受其殃。是以難之。斯

皆古先哲王謹刑罰之源也。伏望陛下念恩私於近。則勞臣必怨。失
知其揀。則大猷日新。特示至公。亟行追寢。使褒一功。而天下勸。正一
罪。而天下服。為善者彌思於勵行。不仁者更務於革心。式臻嘉靖之
風。永協大中化。

慶曆三年。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。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。常患官吏
不能遵行。不知患在朝廷。自先壞法。朝廷不能自信。則誰肯信而行
之。然多因小人僥倖。而不知抑絕。所與之恩。雖少。所損之體。則多。臣
聞去年十月中。嘗有臣僚上言。乞今後大臣所僕。不得奏薦。班行勅
旨。頒下。纔三四月。已却用呂夷簡僕人。袁宗二人為奉職。夷簡身為
大臣。壞亂陛下朝政多矣。苟有利於其私。雖敗天下事。尚無所顧。况
肯為陛下惜法。但朝廷自宜如何。今一法纔出。而大臣先壞之。則其
次臣寮僕人。豈可不與。不與。則是行法有二。與之。則近降勅旨。今後

又廢有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。但徇人情。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。奈何授官在降勅後。凡出命令。本為釐革前弊。法家以後勅銜前勅。今袁宗等雖曾得旨。而未授命。間已該新制。自合釐革。夷簡不能止絕。而恣其僥倖。朝廷又不舉行。近勅而自廢典法。今後詔令。何以遵行。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。別與一軍將之類名目。足示優恩。不可為無功之臣。私寵僕奴而亂國法。

八年。侍御史知雜事何邾上奏曰。臣伏聞閣門近進四日。紫宸殿宴。人使坐圖。入內都知王守忠亦在揚景宗下預坐。臣訪得閣門儀制。內外臣僚帶刺史節度觀察留後並係進郎。不得正官班列。以至賜與進獻。頗甚殊絕。唯正刺史以上。凡遇宴會。坐次方許列在殿上。今若以守忠帶兩使留後。便依正官例升殿與宴。即是自今內外臣僚。凡帶進郎皆合上殿預坐。啓潛壞法莫此之甚。且朝廷儀品。所以辨

尊卑上下之分。不可輕棄舊章。以生紊亂。况祖宗典法。未嘗有內臣殿上預宴之事。此弊一開。所損不細。伏望指揮下閣門。速行改正。一遵舊制。仍令今後遇有宴會。臣僚職位不合預坐之人。不得妄有陞進坐次。所冀示朝廷紀綱之正。戒人臣僭差之望。

邾又上奏曰。臣伏聞降勅命以昭宣使王守忠脩祭器物。勞効特除景福殿使。仍賜節度觀察留後月俸。臣始初風聞。內批指揮止授守忠宣慶使。次日聞授節度觀察留後。今雖節度觀察留後之命不行。仍以月給賜之。復遷改使名。勞淺賞重。中外之議。頗不為允。夫爵位之設。以待勞臣。而勸忠義。故賞之厚薄。視功之大小。歸乎不虛授而已。至於舉一職。領一事。有所幹濟。蓋人臣戮力之常分也。以常分而受賞典。已為過矣。又厚焉。適足以啓澆濫之源也。且守忠之掌脩祭器。亦人臣領一事戮力之常爾。然陛下重宗廟之事。以報其勞。自昭

宣使超授宣慶使。恩賞之行。不過不薄。適其中也。而守忠曾不滿望。仍要君命。夫以小勞。職分之常。而所求猶如此。過當。則後來有冒天石捍邊寇之臣。果有顯效。則將何爵賞以稱其意焉。况內臣領選。郡祖宗之制。止於觀察使。然非積勞。未嘗妄授。今守忠雖不授兩使。留後。而得給其祿。人情所希。皆起於漸。既得其祿。必欲其官。苟又從之。是何位之不可求也。夫事戒其始。未猶不禁。况不戒焉。則弊將橫流矣。其王守忠欲乞只依元降指揮。授以宣慶使。所有兩使留後俸料。亦乞罷給。陛下如欲優示寵待。則乞厚以金帛賜之。是為恩假。至於爵祿公器。不可輕授。授之不濫。則朝廷紀綱庶可存焉。臣以空疎。獲備耳目。遇事即言。因無忌諱。伏望聖朝。特賜省納。

郊又上論兩府遷官。既曰。臣等伏見前任兩府臣僚。繼有除拜。非復差功計勞。特出一切恩命。近時典故。未見此比。物議喧然。不知其由。

夫爵祿固上所得專予。以其可以厲世磨鈍。使天下之人赴忠義。立事功。至於徇節捐軀。而不自悔。故古之王者。至重至謹。賞一人。必使天下之人皆知以為當然。不敢用為己私。而輕天下之所重也。今若授受之際。皆出無名。則何以勸有功。有功者不足勸。是古之所重。今便以為輕。雖極顯官厚祿。將無以磨礪天下。而人人有覬覦微幸之心。復何所恃而為治哉。况股肱大臣。天下所望為表則者。豈特以一官自私。而不為國家惜大體。臣等固知爵命之行。必有遜而不受者。伏望朝廷察臣等言。稽之典故。如今來例行除授事體。有輕重。必當即乞明示中外。使灼然曉知。若祇出一時之恩。願下臣等章奏。詢之公議。儻以為然。或難追寢前命。因其表遜。悉停過恩。如此。則上無虛授之議。下有相遜之勸。與其一舉兩失。事相萬也。臣等待罪言責。不敢顧避。緘默。

皇祐二年。知諫院司馬光上論。麥允言給鹵簿狀曰。昔仲叔于奚有
功於衛。衛人使之繁纒以朝。孔子曰。惜也。不如多與之邑。惟器與名
不可以假人。夫爵位尊卑之謂名。車服等威之謂器。二者人主所以
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國家。不可忽也。今麥允言近習之臣。非有元勳
大勞。過絕於人。而贈以三公之官。給以一品鹵簿。其為繁纒。亦大
乎。陛下雖欲寵秩其人。而適足增其罪累也。何則。三公之官。鼎足承
君。上應三台。鹵簿者。所以褒賞元功。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。陛下
念允言服勤左右。生已極其富貴。死又以三事之禮為之送終。鼓吹
簫鏡。烜赫道路。是則揚其僭侈之罪。使天下側目扼腕。而疾之。非所
以為榮也。惟陛下御覽仲叔于奚之傳。垂意孔子之言。則知名器之
重。不可加非其人。况唐制。羣臣於國有大功者。婚葬則給鹵簿。餘不
在給限。伏望陛下追寢前命。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。毋使天下之人

竊指目以為朝廷過舉。不勝幸甚。

至和二年。侍御史趙抃上言曰。臣伏見近年朝廷非
微使。頗為煩數。竊以二者使額。在唐季則付與容易。屬聖朝則授受
艱難。職任絕優。事權實重。臣僚設非勳舊。名器安可輕假。謂宜慎重
賞格。得以關防。俸門。須有定規。庶禪至治。臣愚欲乞。指揮今後宣徽
并節度使內。文臣。須是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。加之。德望為人推服。
武臣。曾經邊鄙。建立功業者。方許除拜。兼宣徽使。示。額。只是兩員。至
如使相之任。體貌尤重。更當慎惜。豈宜輕議。嘗聞。祖皇帝朝。命曹
彬收復江南。功成凱還。雖賜與則多。終不授彬使相。臣以謂此等官
職。平時無故。等閑除授。臣僚亦以等閑得之。不以為貴。四方向去。萬
一有緩急。事宜必有賢智豪偉之人。為陛下制變。知守。傳。立功立事。當
此之際。朝廷行爵賞恩賚之議。則以何官職處之。公。遠之制。須今日

思之。重之。惜之。不可不慎也。伏望陛下特賜聖旨。以臣所請付兩府議定。執守施行。上以遵祖宗之法。下以重爵位之尊。則中外幸甚。仁宗時。監察御史傅堯俞上奏曰。臣聞爵祿天下之砥石。其所以礪世者。非謂人人飽高爵而厭重祿也。蓋必當其勞。而天下知勸。苟異於是。雖窮極班品。不能滿貪冒之心。而但啓僥倖之路。不能為勤瘁之激。而徒樹營私之恩。伏惟陛下留神而察之。臣以觀單州團練使劉永年。除齊州防禦使。臣竊思永年進因恩澤。未嘗績用於榮寵。固已優渥。况有舊條。武臣正授已上。不許無勞叙進。若此官用久。次能得。則建節緣日月可取。至於餘人。不得援例。此語。心為未允。惟以庸制祿。不當有引例之嫌。既廢令。假人安可杜拔茅之勢。事體明著。不為難曉。豈有他日約束不能限永年。而今日指揮可以塞來者乎。是不足昭信天下。蓋取輕耳。臣恐緣此煩聖聰者眾。陛下無以拒之。近

錢晦知代州。亦未嘗改官。不識永年何以異於晦也。伏望陛下追寢新命。加慎名器。使圖顯效。然後遷擢。則能者益奮。而不能者知勉。且俾條詔不為空文。臣不勝懇激之至。

堯俞又上奏曰。臣近嘗論列劉永年無勞轉官。乞行追寢。至今未蒙施行。臣聞爵祿天下之公器。法令主者之大柄。既不能以大柄自持。而以公器私於人。方復區區誠之以不得援例。此臣所以大惑也。借使私於永年。衆人可隔於陛下。平均之德固已虧損。况衆人之不可隔乎。苟不復計校。率以例遷。則天下之公器如何哉。方今事不責實。貪競尚多。不作法以抑僥倖。更廢陛下成法。啓僥倖而為之地。臣所以尤為陛下惜之。且法自永年始。而廢於永年。又可恠之甚者。夫置言事之官。使拾朝廷之闕。古惟恐其不言。今乃不然。平居議論。率常十格七八。若壞法濫官。章明較著。如是之無疑者。以列於陛下。又置

而不聽。則安用言事者乎。惟陛下必垂省察。

英宗治平二年龍圖閣直學士何郊上奏曰。臣聞聖人之養賢也。能品其德。能量其才。能授以官。於是分之為三。上賢使之為臺諫監司。下賢使之為守令。所以寓權而悅之也。於是為之宮室與馬以養其體。為之旌旗冕弁以養其貴。為之其樂。為之弓矢斧鉞以養其威。然而不可以私授。惟已矣。苟授非其人。則覬倖之端啓。有小人者得之。則胥効犇嚮而求之。若固有於已。浸以成俗。人人皆以取之。甚易而無難矣。一旦聖人將革其弊而廢黜之。莫不怨望盈耳。是非小人之過其過在於人主授之之輕也。人主不禁之於前。而止於後。蓋無及已。嗚呼。用人之際。可不謹歟。昔衛以鞶纓授仲叔于奚。仲尼非之。館陶為子求郎。漢明拒之。知名器如此。其重也。今陛下紹德業之崇。卜基圖之永。大設綱

紀。思合天人行於前。必慮其後。圖於始。必全於終。惟是選用之艱。尤所可重。品其德。然後授其官。量其才。然後定其位。使朝廷上下公卿大夫皆得以服其榮。安其分。士無覬覦。職無虛授。則天下官冗之弊息。名器之用正。夫以大理評事之卑。而太宗猶謂之清望。官不以授伶人之子。况其大者乎。惟陛下重之。

英宗時。殿中侍御史苑純仁上奏曰。臣聞君之大柄在於刑賞。賞不僭。則為善者勸。而下無覬覦之心。罰不濫。則為惡者懲。而人無冤抑之患。善為國者。必慎於斯。陛下臨御已來。於刑罰固已慎矣。而於濫賞之弊。未聞更張。近自兩月已來。尤多輕授。如待制龍圖循撰之職。相次拜者幾十餘人。豈必盡是賢才。且復別無勲績。但以一人擢用。比之同列。稍優。則人人竒遷。以足其希望之意。務為姑息。如止兒啼。輕爵濫恩。無甚於此。伏惟祖宗之制。尤慎寵名。至於小官。未嘗輕授。

况於近侍之職。豈容什伍而進哉。伏望聖慈。詔中書門下。凡經筵雜學士待制備撰等職。並依內外制。修注體例。各立定負數。必須才德兼優。或聖意東擢。或委以重任。或別立事功。仍俟關員。方許除授。自餘不得進擬。如此。則得馭臣之道。革僥倖之風。近侍得人。名器增重。神宗時。知諫院陳襄。乞止絕權貴。非次陳乞恩例。劄子曰。臣竊見近日。臣寮并故。臣寮之家。陳乞內外親屬恩澤。衝改已授差遣人員。闕朝廷雖有先降指揮。過一月之外。不許衝改。然所陳乞恩例名目。稍多。遂時中書樞密院。不住於審官三班院。流內銓。取已使員闕差。注終屬未便。緣逐處待闕之人。守候名次。動經歲月。洎至授下。差遣出京待闕。或已前去赴任。却被衝改。雖在遠方。不免依前再赴銓院。別候闕次。孤寒久旅之人。寧不嗟怨。朝廷既有恩例。許令指射優便。差遣。已是優恩。豈可更容衝奪。已使員闕。甚無謂也。兼陳乞恩澤多是

近上臣僚之家。非理僥求。因成體例。攀援引用。寢不可革。國家爵祿恩賞。所以待賢能之士。今惟以父兄親屬私恩。陳乞使闕。闕無功之人。占奪優便。差遣一切。出於僥倖。甚非至公之朝。慎名重器。區別能否之道也。臣以為立法更弊。必先自貴者始。故乞今後除前兩府出鎮。與沿邊安撫帥臣。辟舉人條條施行。及勞績酬獎堂除人。許指射非次。見闕外。其餘乞先自兩府以至文武臣僚。及分司致仕。故臣僚之家。如合陳乞弟姪兒男。及異姓骨肉。志澤并奏薦人。差遣等。並令一例於季闕已前一月內。指射合入優便之處。依例等待。即不得臨時陳乞。非次見闕。及衝改已授差遣人員。闕庶使權貴絕僥求之望。寒士無被奪之患。而稍獲均濟矣。

神宗即位。御史中丞司馬光論王廣淵劄子曰。臣前兩次上言。王廣淵傾巧奸邪。乞盡奪去職名。與遠地監當。近聞本人帶舊職知齊州。

仍賜章服。如此乃是賞之。非黜之也。邇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。謹身守分。不為奸諂。以至今日。不過作第二任通判。今所得乃如此。豈可謂為奸諂無益哉。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。今之章服所謂器也。職名所謂名也。二者皆無用之物。然而天下貴之者。為其非賢才則不能得之故也。唐宣宗重惜章服。不輕以與人。有司製緋紫衣以備賜與。經年不用三兩領。故當時服緋紫者。人以為貴。夫名器者。譬如珠玉。若使之易得。如瓦礫。尚安足貴乎。近歲兩次覃恩。賜緋紫者已為汎濫。今又如陳鑄。王廣淵輩。皆賜章服。是使今後受賜章服者。皆以為耻。不以為榮也。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者。必已知其姦邪之迹也。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。是勸人使效廣淵所為也。臣竊恐非國家之福。伏望聖斷。依臣前奏。盡奪去廣淵職名。并此來章服。與遠地監當。使賞善罰惡。瞭然明白。

